

## 提要

《作义要诀》一卷，元倪士毅撰。士毅有《四书辑释》，已着录。是编皆当时经义之体例。自宋神宗熙宁四年，始以经义试士。元太宗从耶律楚材之请，以三科选举，经义亦居其一。至仁宗皇庆二年，酌议科举条制，乃定蒙古、色目人第一场，经问五条；汉人、南人，第一场，经疑二问，限三百字以上，不拘格律。元统以后，蒙古、色目人亦增经义，一道明以来科举之文，实因是而引伸者也。是书所论虽规模浅狭，未究文章之本原，然如云：“第一要识明道理透彻；第二要识得经文本旨分晓；第三要识得古今治乱安危之大体”。又云：“长而转换新意，不害其为长；短而曲折意尽，不害其为短；务高则多涉乎僻；欲新则类乎怪；下字恶乎俗而造作太过，则语涩；立意恶乎同而搜索太甚，则理背”。皆后来制义之鉴也。国家设科取士，仍以经义为先。我皇上圣训谆谆，厘正文体，操觚之士皆知以先正为步趋。是书又在明前。法虽小异而理则相通，录而存之，或亦先河后海之义欤。原序称兼采谢氏、张氏之说，《永乐大典》注：其说已载“举业筌蹄”卷中，故不复录。今是卷适佚，姑仍旧本阙之，然大旨则已具于此矣。

## 自序

按：宋初因唐制取士试诗赋（省题诗及八韵律赋），至神宗朝王安石为相、熙宁四年辛亥，议更科举法，罢诗赋，以经义论策试士，各占治《诗、书、易、周礼、礼记》一经，此经义之始也。宋之盛时如张公才叔《自靖义》，正今日作经义者所当以为标准，至宋季则其篇甚长，有定格律：首有破题，破题之下有接题（接题，第一接，或二三句，或四句下反接，亦有正说而不反说者），有小讲（小讲后有引入题语，有小讲上段，上段毕有，过段语，然后有下段），有缴结。以上谓之冒子，然后入官题，官题之下有原题（原题有起语、应语、结语，然后有正段，或又有反段，次有结缴），有大讲（有上段，有过段，有下段），有余意（亦曰从讲），有原经，有结尾。篇篇按此次序，其文多拘于捉对，大抵冗长，繁复可厌，宜今日又变更之。今之经义，不拘格律，然亦当分冒题、原题、讲题、结题四段。愚往年见宏斋曹公《宋季书义说》，尝取其可用于今日者，摘录之。兹又见南窗谢氏、临川章氏及诸家之说，遂重加编辑，条具于左，以便初学云。

## 作义要诀

宏斋曹氏（涇）曰：

作文各自有体，或简或详，或雄健或稳妥，不可以一律论。盖文气随人资

禀，清浊厚薄，所赋不同则文辞随之然。未有无法度而可以言文者。法度者何？有开必有合，有唤必有应，首尾当照应，抑扬当相发，血脉宜串，精神宜壮，如人一身自首至足缺一不可，则是一篇之中，逐段逐节，逐句逐字，皆不可以不密也。

又曰，文字大槩以纯者为合格，健者为有气。合格者中程度，有气者起人眼目。然今人作文于二者皆易有病，盖，似纯者，无气焰则率畧，委靡又不足以起人眼目；似健者，多草野则夹杂恠僻，又不可以合有司程度。如愚所见，当于规矩之中，用老苍之体，庶几合格，则不为有司所摈，出奇则又非低手可及。必识此意乃可进步。

又论立说大要曰：

主张题目，第一要识得道理透彻。第二要识得经文本旨分晓。第三要识得古今治乱安危之大体。然后一见题目，胷中便有称量。然又须多看他人立意及自知历练，则胷中自然开广。又不要雷同，须将文公四书子细玩味，及伊洛议论大槩皆要得知。则不但区处性理题目有断制，凡是题目，皆识轻重，皆区处得理。

到若所谓经旨者，亦试言其槩：唐虞题目，须要识得他气象浑厚处：汤武征伐须要见他不得已处；商盘周诰须要见忠厚处；如大禹治水之行；所无事太甲之悔过；伊尹一德之告归；盘庚迁亳之为民；高宗之有志中兴；洛诰之倚重周公；及周公切切告归之意；君奭之挽留，与夫无逸之本旨及化商，一切事体皆大势所重也，则就这上立意得切者最好。自此之外亦难尽言，或题目散，头绪多，我须与他提一个大头脑。如王会龙省试义，提道字符串是也。

『其题目云：道积于厥躬。惟敦，学半。念终始典于学。厥德修罔觉。监于先王成宪，其永无愆，惟说式克钦承，旁招俊乂……』

王会龙义起语云：人君，道与心为一，既欲参古人之善而无愧；大臣心与君为一，尤欲取天下之善而无遗。盖道无终穷，不在吾身，则在古人，不在古人，则在天下，君不白（自？）圣而益求乎？古臣不恃君之圣，而益求乎贤，此所以能致其君之备道也软。』

或捉题字做纲目，亦如王会龙之提道字是也。或用经句，最切者，如周明之百志，惟熙题以勿忘勿助为主是也。

『明之义，愚未之见。如林逢龙《太学发解义》以“有德必有言”为主，亦是也。』

其题目云：德无常师，主善为师，善无常主，协于克一，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。

逢龙接题云：有德者必有言，惟德之会于吾君者，既极其精微则言之，散

于天下者皆称其广大，有如德之所在。苟择焉而不精则言之，所发必语焉而不详矣。何以为大公至正之论，而息夫人之异论也哉。此伊尹之告太甲，盖欲其以德之一为言之大也。』

余皆不可以尽言，但要紧者一，题须要截得住，须提得紧，要处重，其细碎处，放轻不妨，有道理，合经旨，又不雷同，又教人一见便晓如此，便是主张。大槩以此立意，以此用工，自当有所见也。

或曰行文关键多则响，常读熟做，熟则行文自熟。凡做商周题，用唐虞事，则精神壮观。做唐虞题，用商周事，则不甚好。大凡，义不必长亦不必短，在措辞如何耳。长而转换新意，不害其为长。短而曲折意尽，不害其为短。务高则多涉乎僻；欲新则类入于怪。晦则读之使人厌；浅则读之使人轻。下字恶夫俗而造作太过则语涩；立意恶夫同而搜索太甚则理背。皆学者所当知也。又，凡做君题、国家题，反处不可太甚，只须轻轻说过。

存庵胡氏初翁曰：闻之前辈，凡做唐虞题目，不尚反，盖彼时无此等不好气象也。

### ○论冒题

或曰破题。为一篇纲领，至不可“苟句法，以体面为贵而包括欲其尽”。题句多则融化不见，其不足；题字少则敷衍不见，其有余。命意浑涵而不失于迂，用字亲切而不病于俗，斯得之矣。接题所以承接破题之意，一篇主意要尽见于二三句中，尤不可不用工也。

或曰冒头如人头，面着不得十分多肉，肉多则嫌有肥气，不雅观也。

### ○原题

宏斋曹氏曰：原题之体，其文当圆，其体当似论前辈考校，多于题下看人笔端，须是见识高，看文字多，方于此有议论。慷慨之体，中间最不要露圭角，又不要作成段对文，只要参差呼唤圆转可观。大抵是唤起之后，便应一应，结一结，然后正一段反一段。又，总缴结此为正文，其反说者不必多，比正文宜减大半。又，或有于正文后复作一段，或是引事，或是譬喻，如此议论，竟不必作反段亦可也。

### ○讲题

愚按，旧义必有余意及考经（亦曰原经）。今日固不拘此，然遇可用处，亦宜用之，但不必拘泥耳。宏斋论“余意、原经”二条摘录于后，变而通之存乎其人，若用亦只数句点缀足矣，不可失之太多也。

宏斋曹氏曰：所谓余意，乃是本题主意外，尚有未尽之意则于此发之。须是意新又不背主意，仍于主意有情乃可。这个有数样：本意所轻者，于此却微与提起；本题头绪多者，此处与贯而一之；本意作两并不相关者，此处与发明

之；本意有自本至效者，此又翻转来言之。若只是本题意，又来说作一片，全无些翰运，则徒劳耳。

又曰：当初所以有原经者，须是说这个题目“其来历、次第如何或是谁人做底事、他这事是如何或是谁人说底话、他这话是如何要推寻来因究竟”，下梢结煞，方谓之原经也。第一要认他先后次序，伦理分晓，及提得个血脉端正，然后摆布做来。

且如大槩称颂事实之题，当旁引事实来证主意，分轻重呼唤，方引入本题出处，更自与他照应议论，然后结之。此格甚平正，初无难也。

若是告戒之题，须要认他先后次序，如太甲上中下三篇，及一德之书，盘庚上中下三篇，周家大诰，东征召诰，营洛多士，迁商民。这个先后之次截然，最要铺摆仔细。

又，不但篇目次第，只一段中亦要分次第，不可截断，如本题系是在前，则起头宜作议论一唤，唤动即就题目说来，便就此解他正意，这回方纔迤■〈迤里〉转去，寻后面事使去云。不特此尔，后面又作如此说，下梢又是如何，却于本题后引来拥从而结之，此一体也。如本题，系是在后则，当起头，逐一原去，其初是如何，中间又如何，乃引入本题，却作一小片议论而结之。又一体也。引事不在多，只要精切，或得一句最切，只就此一句发明，全靠善于翰运耳。凡引事，宁可真而少，不可多而杂、最要识此意、要知大槩。起头多是引证。中间便当唤出出处，然后便当解意分晓结之。此又大槩原经之法也。

### ○结题

宏斋曹氏曰：结尾亦要识体格，不但用事证题而已。若本题系有大节目事体，则宜就此究竟到实结裹处结之，此为议论到底，是一格也。

本题用经句，主张有来历者，宜于结尾唤起，出处状得分晓。此有根据、有首尾文字，是一格也。

此外又有定格。说唐虞治体，宜以成王对之。说盘庚迁亳事，宜以周家化商事证之。皇极之说宜以圣门事证之。二典三谟亦然。汤武征伐宜相照证，周召告归可互参考三后化商。皆要相串最宜。识此意，其他方可泛引事证耳。

又或本题中实有议论未尽而道理实有当发挥者，又当作一段议论，不必用事，亦可也引事之体既引状本题后，又须更唤一唤，以己意慷慨议论，断制，主意教他响朗，然后结之，此可以见人笔力，宜耐心加工也。

### ○总论

以上亦据所见畧言之耳。其详不可尽也。在乎即类推之，以心体之，自求其意于外而得胷中之活法，乃有实工夫耳。要是下笔之时，说得首尾照应，串

得针线细密，步步思量主意，句句挑得明紧，教他读去顺溜又大槩。文字，全在呼唤。有时数句全在数个字挑剔得好，须是十倍精神。自此之外，又有一项法度：一篇之中凡有改段接头处，当教他转得全不费力而又有新体，此虽小节，亦看人手段，如陈懋钦省试，会其有极义，自接题小讲及原题讲段，原经结尾，一切转头处并不用寻常套子，如“尝谓”、“今夫”之类（旧义多用“尝谓”二字作原题起语，“今夫”二字作大讲起语），盖只教他人不见痕迹而又自转换最妙者，江万里易义之体，分明是于此处出奇，亦法之可法者也。然亦不甚紧要因笔漫及之。